

說國風下

梁啟超

易曰。風以動之。又曰。撓萬物者莫疾乎風。論語曰。君子之德風。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必偃。詩序曰。關雎風之始也。所以風天下也。吾嘗參合此諸義。而有以知風之體與其用也。夫風之初起於蘋末。則調調刁刁而已。其稍進也。則侵淫而盛於土囊之口。及其卒也。乃颶忽溯湧。激揚燄怒。斷石伐木。捐殺林莽。夫國之有風。民之有風。世之有風。亦若是則已耳。其作始甚簡。其將畢乃鉅。其始也。起於一二人心術之微。及其既成。則合千萬人而莫之能禦。故自其成者言之。則曰風俗曰風氣。自其成之者言之。則曰風化曰風教。教化者。氣與俗之所由生也。此又考諸史而可徵也。昔漢之風嘗大壞矣。王莽盜國。而獻符命者徧天下。其寡廉鮮恥。三代以來。未嘗有也。光武起而矯之。尊經術。禮獨行。海內承風。爭自濯磨。人崇廉讓。家重名節。故東漢風俗之美。冠絕今古。中葉以降。雖僻主相尋。而大統無恙。范蔚宗論之曰。往車雖折。而來軫方適。所以傾而未顛。決而未潰。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。誠知言也。及三國鼎峙。以狙詐相尚。而魏武復以驍雄之姿束縛馳驟天下士。乃至下詔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。天下靡然趨之。東京懿嚴。掃地以盡。典午承流。益蕩閑檢。卒至舉國心死。以釀五胡之亂。故干令升論之曰。禮法刑政。於此大壞。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。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。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。夫以哀平之世可以一變爲東京。以東京之世可以一

變爲魏晉。則知乎樞機之發。轉圓之速。因果相繫之符。蓋有必至者矣。然又非必帝者之力然後能使然也。吾聞諸曾文正公之言矣。曰。『先王之治天下。使賢者皆當路在勢。其風民也皆以義。故道一而俗同。世教既衰。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。彼其心之所嚮。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。而衆人者。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。於是乎徒黨蔚起。而一時之人才出焉。』吾又徵諸史而有以明其然也。昔五季之俗至敗壞也。而宋振之。元之俗至敗壞也。而明振之。宋明之君。未聞有能師光武者也。而其所以振之者。則文正所謂不在位之一二人者播爲聲氣。而衆人蒸爲習尙也。夫衆人往往聽命於一二人。蓋有之矣。而文正獨謂其勢不能不聽者何也。夫君子道長。則小人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。雖欲不勉爲君子焉而不可得也。小人道長。則君子亦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。雖欲不比諸小人而不可得也。此如冠帶之國。有不衣褲而處者。人必望而卻走。被黻冕以入裸國。其相驚以異物。亦猶是也。是乃所謂勢也。而勢之消長。其機則在乎此一二人者心力之強弱。此一二人者如在高位。則其勢最順而其效最捷。此一二人者而不在高位。則其收效雖艱。而其勢亦未始不可以成。我朝聖祖仁皇帝。身教言教。聖於光或。故康熙士習。嬈跡東都。而雍乾以還。其在下者未嘗有豪傑卓犖之士。能以道義風厲一世。故流風餘韻。寢以陵夷。至道咸間而甚敝。曾羅諸賢。幾振之矣。而適丁大難。精力耗於戎馬。其先所以切劘而相應求者。率皆早歲彫落。而軍旅之事。往往不能不使貪使詐。而跼弛之士。或反因此以得志於時。故中興以後之國風。非惟不進於前而反若退焉。又繼之以海疆不靖。舉國搶攘。泰西政學。浸潤輜將。而祖述之者。大率一知半解。莫能究其本源。徒以其所表見於外者。多與我不類。則盡鄙棄吾之所固有。以爲不足齒

錄。而數千年來所賴以立國以道。遂不復能維繫人心。舉國偃偃然以彷徨於岐路間。其險象固已不可思議矣。而最近十年來一二赫赫具瞻炙手可熱之當道。雖其才略足以經綸天下與否。吾不敢言。要其以先王之道爲不必學。以名節之防爲不必謹。則固其所未嘗自諱也。其所以風厲天下者。信有如魏武所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而未或以爲病也。所異者。則魏武必以有治國用兵之術始爲及格。今則並此資格而豁去之耳。夫以醇樸久滴之民。丁青黃不接之會。而復有居高明強有力者以身作則而納之於邪。則其禍之烈於洪水猛獸。又豈足怪哉。今也成王典學。周公負扆。天地清明之象。已漸見端矣。所問者。在下之君子。能正其心之所嚮以播爲聲氣與否而已。古人有言。物極必反。吾國歷史。往往待蠲唐沸羹千鈞一髮之際。然後非常之業。乃出其間。而新氣運於以開焉。信如是也。則吾其或免於爲希臘羅馬末流之續也。抑詩序又曰。上以風化下。下以風刺上。主文而譎諫。言之者無罪。聞之者足以戒。故曰風。是以自二南以迄曹鄴。皆以風名。而先王常使太史乘轎軒以采之。而資以爲美教化移風俗之具焉。本報同人。學譎能薄。豈敢比於曾文正所謂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者。顧竊自附於風人之旨。矢志必潔。而稱物惟芳。託體雖卑。而擇言近雅。此則本報命名之意也。

(錄自飲冰室合集)